

Current Trends in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search

Eckhardt Fuchs(GEI 國際教科書研究機構 , Germany)

摘要

1. 探討 6 個焦點：教科書修訂、認同建構、方法論、教科書和其他教育媒介、教科書和社會、教育媒介的理論和歷史
2. 教科書研究：高研究產量+方法多樣性 vs.低建制基礎
3. 教科書相關研究的不足

緒論

1. 教科書研究：一種嵌合體（chimera）。
2. 用「教科書相關研究」（textbook-related research）取代「教科書研究」
3. 歐洲研究成果和未來出版趨勢下的教科書相關研究
4. 教科書研究成果明顯不足：缺乏教科書影響的實證知識、缺乏教科書與學生之間知識轉化的實證知識、缺乏情境脈絡化的研究

教科書修訂和教科書研究

1. 教科書研究和教科書修訂息息相關
2. 教科書研究的張力
3. 教科書具高度爆炸性政治本質
4. 教科書的主要衝突
5. 對霸權國家敘事的挑戰
6. 新保守主義趨勢
7. 全球化對教科書議題的影響

理解教科書研究的類型和認同建構

1. 第一，探討單一歷史事件的相關內容分析仍占教科書相關研究極大比例
2. 第二，教科書如何有助於國家認同的建構
3. 第三，在認同建構脈絡裡，教科書相關研究出現殖民主義（colonialism）主題
4. 第四，世界史或全球史層面的議題

研究取徑的多樣性

1. 第一，教科書分析即論述分析

2. 第二，圖像分析、視覺素養研究
3. 第三，來自社會科學的方法變得越來越重要
4. 第四，文化研究取徑的影響。

源自 1990 年代關於記憶的文化（memory cultures）議題特別重要，在此期間，興起了個人記憶(individual memory)、溝通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 等相關研究。近幾年，這類研究逐漸在教科書研究形成重要的一個面向，尤其在歷史、地理、社會等學科領域，以及關於歐洲記憶的探討和這個記憶該如何被納入國家教科書和課程的問題。

其他教育媒介環境下的教科書

1. 媒介革命影響教育取得和傳遞的方式
2. 教育媒介研究
3. 學校知識（教科書知識）之社會建構的研究和國際性比較研究一直闕如
4. 課程作為社會轉型過程的反思和產品
5. 學校相關媒介研究：掛圖、教室海報、教育影片

教科書與社會

1. 缺乏將教科書置於其廣大社會脈絡的系統性研究
2. 教科書相關研究回應社會的發展
3. 教科書相關研究已觸及文化差異的建構及其所植基的社會脈絡
4. 教科書在當前教育改革過程中的相關性研究

教科書相關研究的理論和歷史

1. 對教科書的研究層面，研究者一直未獲共識
2. 德國學者試圖發展出一套教科書理論。
 - (1) 提出「論述競技場」(discourse arena)。
 - (2) 教科書知識是共構的、被結構的、轉型的
 - (3) 「教科書」是多元媒介世界中對社會觀察的一個媒介
 - (4) 教科書知識不僅在教科書之「中」(in) 也是「關於 (about)」教科書
3. 比利時學者依據內容、形式、物理屬性 (content, style, physical aspects) 來定義教科書
4. 教科書史 (the history of the textbook) 是教科書相關研究的重要主題
5. 現有的研究方法缺乏理論的取向和社會的脈絡化
6. 教科書研究的史學史 (a history of textbook research historiography itself) 仍待

結論

1. 目前教科書相關研究的情形：規範性 vs.科學方法；內容分析 vs.影響研究
2. 第一，規範性 vs.科學方法：
 - 1) 科學的教科書相關研究遠離教科書修訂，對政治的、規範的發展趨勢之影響力降到最小。
 - 2) 暴力衝突和後衝突標記的社會，教科書修訂仍是具體化社會對話的重要工具。
 - 3) 當教科書研究提供學術基礎的同時，也由專家提供了政治介入教育政策相關的評估和建議。
 - 4) 假如教科書相關研究是為維持其學術特質，那麼它的分析就必須依據學術完善的標準，超越以規範性為基礎的假設。
 - 5) 它必須科學地回應當前的挑戰、回應社會的需求、公眾的辯論。
3. 第二，內容分析 vs.影響研究：教科書研究已從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解放，以方法論的多樣性追求兩個新的路徑。
 - 1) 第一個路徑涉及將教科書內容置入特定脈絡，從而獲得豐富的專業論述。
 - 2) 另一個追求的路徑，特別是因為教科書研究的目的，是為填補實證研究在教科書之影響和接收方面的空白。也有對教科書研究方法的方法論研究（methodological studies），使這些方法的運用受到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4. 第三，近來教科書相關研究轉向教科書生產和審定的機制、教科書在教室的影響分析等新研究領域。
5. 教科書應該用各種不同方式被情境脈絡化：
 - 1) 考慮教科書與媒介的關係、與社會和歷史的聯繫、與學校知識再現和傳遞的溝通關係
 - 2) 教科書也應該被放在這些脈絡：
 - A) 通過該教材內容談判和在其中所涉及的人員
 - B) 國家的影響力與教科書生產、審定和使用之間的相互作用
 - C) 教科書的教學觀點
 - D) 教科書生產的經濟面向
 - E) 教科書品質對市場的影響

Current Trends in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Research

Eckhardt Fuchs(GEI 國際教科書研究機構, Germany)

摘要

這篇文章就目前歷史及社會教科書的研究趨勢提供一個概觀，討論議題包括：教科書修訂、認同建構、方法論、教科書和其他教育媒介、教科書和社會，及教育媒介的理論和歷史等。一直以來教科書研究（更具體的說是指包含豐富而多樣形式的**教科書相關研究**）並未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學術領域；它的高研究產量和方法的多樣性，相較於它在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的低建制基礎，恰成反比。目前教科書相關研究的不足，主要是缺乏教科書使用、接受、在教室實施成效的實證發現，以及對教科書分析普遍一種非理論的取徑（atheoretical approach）。然而，受不同學術觀點之研究取徑的影響，教科書相關研究正不斷地擴充其領域。

緒論

教科書研究是一種嵌合體（chimera¹）。從 1970 年代歐洲出現教科書研究這個領域至今，近四十年來，教科書想要成爲一個明確的研究對象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教科書研究想要成爲大學學科的可能性，看來也是機會很小。因此，與其用教科書研究（textbook research）一詞，不如用**教科書相關研究**（textbook-related research）一詞來得比較正確。教科書相關研究雖然在個別研究項目上找不到共同的分母，卻以多彩多姿的形式存在。再者，「教科書研究者」經常不指說自己是進行教科書研究，而喜歡以他們的學科定位來界定他們的作品。於是，在當今歐洲主要出版的研究成果和未來出版趨勢的一份概論裡，不把教科書這個研究對象作爲研究的出發點；相反地，它必須從各種不同的主題、方法和這些趨勢出現的學科脈絡開始出發。然而，在綜觀近四十年眾多定義下的教科書研究成果，可看出一個明顯的不足，被多次批判的主題：缺乏教科書影響的實證知識、教科書與學生之間知識轉化的實證知識，以及經常缺乏情境脈絡化的研究。

教科書修訂和教科書研究

教科書研究和教科書修訂息息相關。至今，教科書修訂都是爲使教科書免於受民族主義、盲目愛國主義及偏見的影響，而有助於和平及國際理解。早期教科書研

¹ 【希神】(吐火女怪)凱米拉(獅頭、羊身、蛇尾)；怪物。【建】獅頭羊身蛇尾裝飾；妄想，奇想。【遺】嵌合體，嫁接雜種。

究深受教科書修訂的規範性、高度政治本質所影響，其歷史的編纂也一直受到明顯的政治性和規範性限制。教科書研究在規範性的假設（例如：教科書的改善能直接影響學習結果）、政治期望、學術的客觀性之間形成明顯的張力。這樣的張力是從教科書的比較分析開始，不論是戰間的國際聯盟或是戰後的 UNESCO、歐洲會議和雙邊教科書會議等。即便現今的教科書相關研究已經和規範性、政治性的出發點保持距離，但在戰爭影響的、後衝突的社會，政治對教科書相關研究仍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教材或教育媒介中有關刻板印象、敵人意象的分析，教科書相關研究提供了一些政治的建議來修訂這些素材，像是在巴爾幹、東亞、近東/中東等三個區域最新的研究，最終都是要支持政治及社會的和解過程，及具體化教材內容。

教科書具有高爆炸性政治本質，然教科書研究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在社會衝突下的教科書修訂；多數的教科書衝突（特別是歷史教科書）都曾造成所謂「歷史戰爭」——在特定社會內發動的國家層級戰爭。這些教科書衝突主要是關於國家傳統的形成、合法化過程的確保，以及國家認同的建構；這些衝突不再只是一個國家該如何面對過去歷史的專業問題，而是廣泛的社會大眾運用電子媒介，遠超越專業的學術論述脈絡，來對傳統的歷史事件引發共鳴。在過去十年中，這種大眾訴求的歷史解釋在全世界都有增加的現象並認為應該被納入歷史教科書中。

作為普遍的法則，可以說全球化的經驗及來自社會、宗教、種族等不利團體迄今仍未被聽到的聲音（unheard voices）其歷史需求的增加，這些都有助於對霸權的國家敘事提出質疑。教室中多元種族的挑戰及企圖建構超國家的認同，都揭露了以國家歷史為基礎之鉅型敘事的侷限性。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視新保守主義趨勢所高舉的國家傳統歷史，及訴求一定的身份認同以維持特定的國家價值。這種由各國政府與歐盟緊緊一起的企圖，是擬藉由法律以強化對特定歷史的解讀。總之，教科書衝突不侷限於受衝突影響的國家或轉型中的社會，在這些社會中教科書的修訂對提高社會和解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全球化已導致人們對國家、對歷史學的作用、對記憶在政治層面的公眾意識等有新的理解，全球化並對教科書議題產生重要的影響。教科書研究已經開始對教科書和教育媒介的發展背景進行脈絡化分析。

理解教科書研究的類型和認同建構

第一，這方面的研究是從傳統教科書研究中得到線索，探討單一歷史事件的相關內容分析仍占教科書相關研究極大比例。看一下近十年的〈國際教科書研究〉期刊可發現特定歷史主題的描述，如二戰期間的空襲轟炸或一次世界大戰等，仍占多數。然就探討教科書脈絡的新研究問題而言，上述這些研究主題的重要性正在減低中。

第二，近幾年來一直屹立不搖的主題是：教科書如何有助於國家認同的建構。早在 1970 年代末期，雖然學者已在教科書產品和教科書研究之間，訴求一種分析性的區別，但規範性的研究取徑仍然持續主導，在「認同建構和衝突解決」兩端之

間建立直接連結，也因此，往往忽視了在敘事中自我矛盾的「基本假設」。

以教科書研究為基礎的認同研究，超越國族層面，越來越多借鑒歐洲本身作為一個參考點。在歐洲這種高度興趣源自 1992 年出版的一本標準化且具權威的歐洲歷史教科書的概念。因為存有很大的政治動機，這個方案遭到來自學界的強烈質疑。歐洲這個多樣而分散的概念，已經被熔化成一個奇特強制的歷史敘事，這本教科書忽視歐洲各國之學習文化和教學法上的劇烈差異。因此，處理歐洲的議題，教科書的目標不能是為建構一個超國家歷史的鉅型敘事，或建立統一的地理區域；而是要使學生敏覺認識到，歐洲記憶的多樣性及相鄰國家彼此歷史的解釋模式。而教科書研究，不僅要探討當今教科書中歐洲及歐洲人的多樣性再現，更要同時從比較的觀點，追求教科書變化的歷史旨趣，及教科書所提供自我與他者對於歐洲之融合與競爭的看法。

第三，在認同建構的脈絡裡，教科書相關研究正趨近這些年來被歷史學界視為一種歐洲現象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這個主題。關於祖國和殖民地的傳統與偏見的鉅型敘事，已經在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得到啟發，訴求一種跨國家的觀點和文化的轉向。許多人面臨的挑戰是強調對立、矛盾和一個共享的歷史（a 'shared history'）。當教科書相關研究仍關注在一些看法問題，亦即，非洲人的描述、帝國和殖民的歷史、刻板印象或地理疆界等，在比利時或德國等地方，則已經逐漸開啓關於跨國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和概念的探討。

第四，一種世界史或全球史層面的議題，在最近歷史教學法的辯論中也成為與教科書研究有關，並考慮將其列入學校的教學。雖然當今研究顯示國家認同的概念，仍具主導地位，透過教科書的訊息傳遞給下一代以保有其在地方、區域、全球伙伴的優勢；然而，研究也顯示國家的鉅型敘事也逐漸地鑲嵌在全球脈絡裡。

研究取徑的多樣性

在過去數年，教科書相關研究已經擴展其研究方法。第一，教科書分析即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其假設教科書文本是包含眾多次論述的混雜文本（hybrid texts），這些次論述通過張力、矛盾、競爭，甚至被置於相同的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之內，以某種方式彼此關連著。這種單一敘事內的矛盾，運用論述分析來探究，從而超越了僅僅是一種主題式的研究方法（thematic approach）。

第二，圖像（image）的分析已經隨著肖像轉向（iconographic turn）而獲得相當的發展。雖然教育早已發現圖像的潛能，但媒介革命導致大量圖片以其方式出現在歐洲各國多元型態（multi-modal）的教科書，從而帶來教學法的挑戰。雖然有關多媒介學習的認知理論已增加，但相較於傳統教科書，我們對多元型態教科書在教學及學習上的影響，仍然所知不多。整體而言，關於視覺素養（visual literacy）的最近研究是種矛盾情緒，它不僅是教科書中有關圖像的一個傳統觀念的問題，在許多情況下已減少到純粹是伴隨文本的說明性材料；它也是一個改變分析方法的議

題。就內容而言，圖像已不再是被檢驗的，而是許多意義的展演過程和藉由圖像啟發的建構，圖像目前已明確地與教科書文本分析結合。圖像論述 (image discourses) 被交織在文本和其他社會論述之中，這為我們帶來未來的議題：學生如何具備能力以解讀 (decipher) 這些圖像。這議題需要圖像為導向的教學法 (image-orientated didactics) 以檢驗課堂中視覺應用的過程、圖像的複雜性，及學生的接受情形。

第三，來自社會科學的方法變得越來越重要。教科書在課堂中之影響和接受情形的實徵研究仍在起始階段，但趨向逐漸形成地理與歷史教學法普遍研究的一部分。愈來愈多研究想瞭解教科書如何在課堂中被使用、如何影響學生歷史意識的形成。這些研究透露一些關鍵點：1) 在歷史課堂上教科書對知識的傳遞仍具主導地位；2) 教科書在課程的運作仍以教師中心為主；3) 在課堂外教科書對學生相對較不具重要性；4) 在多元觀點和爭議方面，教科書無法符合學生及老師在質方面的期望。我們很少知道教科書真正的影響，特別是在其他媒介和社會環境裡。

相對於上述，在國際鉅觀社會學的比較研究趨勢上，教科書與課程試圖解釋全球化的發展，已有很好的著墨，特別在理論和研究上投入一種新制度取向的研究方法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用來診斷變動不羈的世界文化發展，為教育政策、制度和素材等提供符合全球趨勢的模式。從這個觀點，學校課程不再是主要媒介作為合法化國家政權或地方政策的管道；而是作為採納全球標準化教育規範的工具。最近有關教科書內容的新制度主義研究顯示，自 1970 年代起一般教科書比起歷史教科書，更強調全球視野下的人權議題和環境議題，同時更著重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此外，可確定的相關研究趨勢，還包括：全球公民素養、世界主義，及多元文化主義等。

第四，教科書相關研究正受文化研究取徑的影響。其中源自 1990 年代關於記憶的文化 (memory cultures) 議題特別重要，在此期間，興起了個人記憶 (individual memory)、溝通記憶 (communicative memory)、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等相關研究。近幾年，這類研究逐漸遠離所謂同質記憶文化之相對靜態的解釋，而逐漸在教科書研究形成重要的一個面向，尤其在歷史、地理、社會等學科領域，以及關於歐洲記憶的探討和這個記憶該如何被納入國家教科書和課程的問題。

其他教育媒介環境下的教科書

開始於 1990 年代的媒介革命，不僅為學校帶來挑戰，也影響教育取得和傳遞的方式。與之齊頭並進的，包括社會大眾、教學上、教育和學術領域，針對這些新媒介對教育過程之目的和影響的辯論。教育媒介研究聚焦在藉由技術的創新，新媒介在知識的獲得、傳遞、溝通的可能性和侷限性。這裡的關鍵因素是：教育媒介的設計問題及統整之學習環境的實施問題。教科書在這其中扮演較少的角色。新媒介與教科書、或與使用者、或與學習過程的影響，這種彼此關係的研究尚未在教科書研究領域被探討 (雖然在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o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 IARTEM期刊有陳述過這個議題)。

相反地，教科書與課程之間關係的探究由來已久。現在的課程研究多將課程連結到與政治、學術、教育相關的論述，但在歐洲，課程研究仍是起步，幾乎沒有在大學中成立。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學校知識（教科書知識）之社會建構的研究和國際性比較研究一直闕如。課程是由國家、社會、學術界等教育組織立法撥款付諸執行的，更是作為社會轉型過程的反思和產品（as reflections and products）。基於課程合法化問題，課程研究藉由學習內容進行爭議過程的分析，被認定為與學校相關的知識；這樣的研究超越課程的批判分析，而含納執行課程實務發展的論述結構（discursive structures）。例如，一項公民教育研究，除檢驗人權或公民素養概念對課程發展的影響，最終從而檢驗教科書內容，特別是哪些類型被納入、哪些類型被排除。一個特別有趣的發現是，當課程本身一直受歐洲化過程作用，則在教室實際教材的實施會具有多元化國家的特質。

隨著課程研究，其他與學校相關的媒介，如掛圖、教室海報、教育影片等都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

教科書與社會

至今，一直缺乏將教科書置於其廣大社會脈絡的系統性研究。直到近來才有學者開始探討這個新領域，從學術面向、教學法、教育工作者、教科書作者、教育政策代表，和出版社等不同觀點，全面性地檢驗教科書與社會、教育政策、學術圈、教育實務，及經濟之間的關係。教科書相關研究也回應目前社會的發展；在歐洲的教育系統發現其本身面臨了更多異質移民社會帶來學校教室在文化、種族、宗教上逐漸加大差異化的挑戰。這個挑戰特別會影響到具體體現納入和排除議題（issue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課程及教學資料。教科書相關研究的探討已觸及出現在教科書中文化差異的建構（construc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及其所植基的社會脈絡。最近，有學者開始探問教科書如何建構他者（otherness），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二元化、多樣化、跨文化的問題，以及是否這些文化差異的建構有助於文化的整合。這裡有關教科書相關研究的新議題有：教科書中的差異議題、教科書的複雜題材、在教室中的實施情形、學科定位，及教育目標等。還有，教科書在當前教育改革過程中的相關性研究，如：教科書審定的法律問題、課本對標準和競爭力辯論的影響等。在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脈絡下，教科書的重要性（雖然一直是研究領域的邊緣議題）不宜被高估，因為這牽涉到教科書的審定、教科書的內容和品質等等因素。

教科書相關研究的理論和歷史

雖然對不同世代的教科書研究者而言，教科書具有獨特的性質和特別的分析方

法，但對教科書的研究層面一直以來仍未獲共識。不過我們若想到教科書及其研究問題總是變化莫測、不斷改變，就不難想像了。再者，教科書相關研究缺乏自我反思，及語義上、理論上、方法論上與教科書、其他教育媒介的連結，使得教科書相關研究只是孤立自處。從過去十年來的三個例子可明顯看出端倪。

一是德國學者 Thomas Hohne 試圖在他的著作中發展出一套教科書理論。爲了這個目的，他循著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述分析、媒介分析等，找出形成教科書知識的主要類型和環繞這些知識下社會的談判過程，而提出了「論述競技場」(discourse arena) 這個名詞。他超越傳統上對教科書標準的、規範的定義，藉由教科書知識是共構的、被結構的、轉型的，以檢驗教科書的形成過程。他描述「教科書」是一個多元面向的詞，像是一個：資訊體 (informatarium)、教學體 (pedagogicum)、政治體 (politicum)，也是一個共構體 (constructorium)。就此而言，教科書被視爲是在多元媒介世界中對社會觀察的一個媒介 (as a medium of social observation within a multimedial world)。教科書知識，不僅在教科書之「中 (in)」也是「關於 (about)」教科書，透過教科書知識的教學結構 (didactic structure) 使其有別於一般媒介，且別具特色；它必須藉由語義的結構、功能和形式來進行解碼 (分析) 以便被定義在社會文化知識。

二是比利時學者 Angelo Van Gorp & Marc Depaepe 不是去發展一個教科書理論，而是藉由定義的過程，試圖對教科書相關研究開啓新的觀點。他們依據內容、形式、物理屬性 (content, style, physical aspects) 來定義教科書。在相關內容方面，包括教導材料之初級的和教學的本質；在形式方面，指該形式是否呈現出適合學習年齡者的內容，以及是否開啓後續學習的動機；透過教科書設計、封面、排版等文化脈絡下教科書特有的物理屬性，檢驗教科書是否是有考慮到以學生爲中心。然而，什麼是真正的教科書？這兩位學者自我陷入了傳統的陷阱並仍採取一個務實的做法：他們尋求提高第三方資金提供者和政客，在教科書研究及教科書圖書資料庫的利益。

從教科書研究的歷史來看，明顯缺乏一套有系統的研究。自中世紀到現代早期，教科書發展的描繪是孤立的，並且大多是個別國家或特定主題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紀已有更徹底的檢驗，特別是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代。然至今，中南美洲歷史學 (Ibero-American historiography) 的接受程度仍受限制，這樣的問題同樣發生在東亞的研究，其原因不僅只是因爲這些重要的學術出版品不提供英語。許多個人對教科書的豐富研究都指出，教科書史 (the history of the textbook) 對教科書相關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此而言，以 Augsburg 爲基地的「國際社會關於學校教科書的歷史和系統研究」組織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choolbooks)，對教科書研究提供了專門的認可，在他們的系列著作裡一貫包含了歷史部分。

綜合而言，現有的研究方法缺乏理論的取向和社會的脈絡化。從這個觀點出發，德國教科書研究者 Carsten Heinze 提出，參照美國人 David Tyack & William Tobin

發展的「學校教育之基本原理」(grammar of schooling) 概念，情境脈絡化歷史教科書的研究。瑞士的教育工作者 Daniel Trohler & Jurgen Oelkers 也根據這種研究方法，將教科書置於其相關之學校和教學的歷史情境脈絡中。一項國際歷史教科書修訂的跨國方案，由瑞典 Umea 大學和 GEI 合作，試圖探討教科書在國際轉變過程和網路發展脈絡下的歷史，而不是在學校中的發展。然而，教科書研究的史學史 (a history of textbook research historiography itself)，仍待被書寫，且確實會在這個領域內出現必要的自我批判反省。

結論

那麼，目前教科書相關研究的情形是什麼呢？回答此問題如我前文所述，可參考主要的二分法：規範性相對於科學方法；內容分析相對於影響研究。

首先，科學的教科書相關研究已遠離教科書修訂，使對政治的、規範的發展趨勢之影響力降到最小。但是，那些被暴力衝突和後衝突標記的社會，其教科書修訂仍是具體化社會對話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當教科書研究提供學術基礎的同時，也由專家提供了政治介入教育政策相關的評估和建議，這些都不是教科書研究的唯一目標。假如教科書相關研究是為維持其學術特質，那麼它的分析就必須依據學術完善的標準，超越以規範性為基礎的假設。同時，它必須科學地回應當前的挑戰，以及回應社會的需求和公眾的辯論，例如，討論教科書在異質社會之認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討論教科書的未來發展。

其次，教科書研究已從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解放，以方法論的多樣性追求兩個新的路徑。第一個路徑涉及將教科書內容置入特定脈絡—如：社會和政治、專業研究、其他教育媒介—從而獲得豐富的專業論述。教科書研究從論述理論、媒介研究、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等汲取方法，運用衝突、記憶、或跨國研究的工具。然而，關於教科書理論和教科書研究狀態的自我反省，仍很稀少。另一方面，教科書相關研究追求一個有前景的路徑，特別是因為它的目的，是為填補實證研究在影響和接收方面的空白。也有對教科書研究方法的方法論研究 (methodological studies)，使這些方法的運用受到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例如，教育媒介已經改變幾世紀來對於這些視覺化教科書的歷史維度。

最後，近來教科書相關研究已將注意力轉向教科書生產和審定的機制 (mechanisms of textbook production and approval)，以及教科書在教室的影響 (impact)。雖然這種研究剛起步，但它已成功打開新研究領域。

當教科書本身可能「陷入麻煩」之際，教科書相關研究則不一定會。教科書應該用各種不同方式被情境脈絡化，考慮教科書與媒介的關係、與社會和歷史的聯繫、與學校知識再現和傳遞的溝通關係。教科書也應該被放在這些脈絡：通過該教材內容談判和在其中所涉及的人員；國家的影響力與教科書生產、審定和使用之間

的相互作用；教科書的教學觀點、教科書生產的經濟面向，以及教科書品質對市場的影響。教科書相關研究已經是、且將持續是一個寬廣和多變的領域，它提供各式各樣的學術路線，所有的這一切都召喚我們持續不斷的探索。